

14

红色大地涌绿波

hongsedadi
yongclubo

江西文史资料

第42期

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合编
政协江西省铜鼓县委会

江西文史资料第42辑

红色大地涌绿波

——铜鼓林业史料

主编 聂国柱 陈章生

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政协江西省铜鼓县委员会 合编

1993·南昌

主 编：聂国柱 陈章生

副主编：曾 粮 王诗真

曾 鹏 蔡勤辉

编 委：巩国娥 雷心刚

红色大地涌绿波 江西文史资料第42辑

编 者：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政协江西省铜鼓县委员会

承 印：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印刷厂

印 数：1—1000 每册：3.50

出刊时间：1993年5月 赣内刊字第01—148号

目 录

红色大地涌绿波

——铜鼓县林业改革与建设概述……………曾广成 (1)

优势在山 致富靠山

——铜鼓县综合开发山区途径……………陈达恒 (30)

难忘的幸会……………王育万 (36)

春风吹绿万重山……………卢明新 (38)

铜鼓县林业中学……………胡海 (46)

治林管林四十年……………林政股 (55)

我的水上生涯……………刘时菊 (66)

封山育林……………李中和 (80)

铜鼓县采种育苗事业的创始与

发展……………汪惠珠 向斌 (86)

铜鼓林木采运工作的回忆……………古和平 (99)

铜鼓县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简况……………饶俊辉 (104)

大汾山林场的片断回忆……………古和平 (110)

两港沧桑……………赖明生 (117)

三都乡黄田村采育林场……………钟伟材 (124)

树木二十年 成林两万亩

——花山林场造林情况的回忆……………王诗景 (129)

我们走出了一条新路……………束炳星 (136)

龙门林场竹荪开发记略	郭炳荣(138)
民国时期铜鼓林业简况	刘刚 曾省民(140)
钢鼓油茶话今昔	曾省民 刘刚(159)
编后记	(165)

红色大地涌绿波

——铜鼓县林业改革与建设概述

曾 广 成

1990年10月6日，人民日报记者以“青山共林海一色，生态与经济齐飞——铜鼓县生态经济建设纪实”为题报导：

“90年代第一个金秋，毛泽东同志60多年前举起秋收起义大旗的江西省铜鼓县宣布，利用生态经济工程在致富之路上前进。

“几十年来革命前辈宋任穷一直心系这块烈士血染的土地，看到铜鼓巨变的材料立即给田纪云副总理写信，建议全国各县根据实际，参照铜鼓的精神，在一定时间内将造林绿化工作搞好，为后代造福。

“半个多世纪后，老将军肖克重新踏上曾经战斗过的这块红土地，目睹革命后代奋起创业的精神，欣然命笔，写下‘大有现代化之慨，定有美好的未来’”……

满目青山展新姿

红色大地满目青山 在赣西北的群山中，有一个总面积1547.69平方公里的秀丽山区——铜鼓县。位于县城东郊约一公里处，依山傍水有一巨石，形如铜鼓，屹然数丈，腰围10余丈，相传击之有声，名为铜鼓石，铜鼓县名由此而来。

“霹雳一声暴动” 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亲临铜鼓，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秋收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宋任穷、王首道、谭启龙、肖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在铜鼓工作和战斗过。这里曾为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铜鼓有15万多人。到解放初期，全县

仅剩下5万余人。在革命战争年代，铜鼓有2.8万多人为革命流血牺牲。曾先后建立了48个乡苏维埃政权，红色割据区域占全县总面积的86%。是一个富有光荣革命传统，为革命卓有贡献的老区。

“红色大地涌绿波” 今天的铜鼓，又是一座绿色的宝库。满目青山，满山绿色。雄踞于两面的大汾山、耸立于东南的九岭山……，山是铜鼓的大头。按海拔高度分，802至1541米的高山峻岭就有50余座。持续多年的森林资源赤字，被全县人民改天换地的巨手“一笔”勾销，如今，森林覆盖率由5年前的71.9%上升到77%，居全省之冠，是全省首批消灭荒山县之一。登山远眺，只见群山连绵，峻岭雄峙，翠嶂重迭，莽莽林海，滚滚绿浪。俯瞰山下，贯穿城乡四境，连接湘赣两省及沟通林区的近百条公路，在林海中蜿蜒伸展，犹如一条条飘然跃动的金色彩练。那繁华的街市，如画的山村，处处给人一种美的感受、诗的联系。

修河源头天然“水库” 铜鼓地处修河上游。森林涵养水源，是绿色的天然水库。

这里山高林密，土地湿润，充足的雨水倾泻于千山万壑之中，构成了铜鼓定江、金沙河两大水系。水资源年均总量17.83亿立方米，水能理论蕴藏量91908千瓦。丰富的水资源，带来了水电建设的迅速发展。1991年统计，全县已建成投产中、小型水电站145座，总装机容量达1.8万千瓦以上，户办微型电站200多座。真是家家户户建站，山山水水发电。二源乡钓鱼台村，原是个居住分散、贫困落后的无电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富民政策使他们“财大气粗”，有钱办电了。至1990年，这个村75户人家，有42户办了微型电站，解决了照明、看电视、碾米加工等日常生活和小型加工的用电需要。

位于距县城32公里处的大坝水电站，是全省水利建设的重点工程。于1987年9月动工，经过3年的奋斗，1990年12月竣工送

电。这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有灌溉、养殖、防洪、航运、旅游等多效益的综合性开发工程。水库蓄水面积7.52平方公里，总容量1.15亿立方米，相当于20个杭州西湖的水量，总装机容量12800千瓦，年发电量4328万度。大墩电站的建成，铜鼓县人平有电量达500多度，跨进了全国电气化县的先进行列，一跃成为电的“富翁”。乘船电站入江湖上，阵阵涟漪荡漾，点点屿嶂峥嵘，青山环绿海，碧水映蓝天，奇峰异石，百花争妍。真乃湖光美景如画，山色四季如春，令你心旷神怡。

森林涵养水源，滋润了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几年前，一些溪河的上游地区，林木过伐，造成水土流失，山洪把大量泥砂、卵石冲向下游，使下游河床升高，水不归槽，使下游水流东拐西撞，溃堤毁田。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加强造林和绿色植被的保护，水土流失严重的现象得到有效的控制。1991年全县农田旱涝保收面积6.7万亩，稳定高产农田4.5万亩，分别比1988年增长24%和40.6%。粮食生产稳定增长，1990年粮食产量突破亿斤大关，创历史最好水平。1991年又比上年有所增长。

山高林茂，创造了地区性小气候。这里，空气清新，气候宜人。每当夏日炎炎，铜鼓是理想的避暑胜地。

山地“富”出滚滚财源 林业，铜鼓经济的支柱产业。林业的发展，愈加体现其“支柱”的重要作用。乡村工业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到42.6%。1990年上升到66%。乡村工业的主要原材料，来自林业的林产品或林副产品。林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383.24万元，上升到1989年的2211.13万元，增长476.7%。1989年全县1660万元工商税收中，林业工商税达500多万元。加上直接间接的税利，林业税收占总税收的70%以上。农村人均纯收入中，林业收入占60%以上。至1989年，解放40年来，林业创税利4651万元，净交省地“两金”1731.4万元，两项合计6382.4万元。同期对铜鼓林业投入2100余万元，投入产出比为1：3.04。

铜鼓林业，不仅为发展铜鼓经济独树一帜，而且为赣东山区，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亦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自1951至1990年，为国家提供商品木材245万立方米。其中，近10年为112万立方米。毛竹1100万根。其中，近10年为350万根。还有土纸、笋干、笋罐头等林区特产。笋罐头出口日本等国际市场。

林业，铜鼓的骄傲。解放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10几年来，铜鼓林业发生了深刻而可喜的变化，山区的面貌焕然一新。当你走进这满目青山的绿色“天堂”，耳闻目睹这巨大的变化，一定会为铜鼓人民开山的气魄、创业的智慧 and 拼搏的汗水，走出了一条两个良性循环发展高效林业的路子而惊叹和感动。

一场严峻的挑战

贫穷落后的挑战 过去的铜鼓，给人的印象是：资源丰富，贫穷落后。全县232万亩土地，山地就有196万亩，占总面积的84.5%，概称为“八分半山半分田，一分水面道路和庄园”。丰富的森林资源，是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资源富有，经济却很贫困。一个12万人口的县，县财政每年需吃国家补助140万元。1978年农村人均纯收入才78元，农村超支欠款达190多万元。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封闭落后观念。地处边远山区，远离大城市辐射。特定的地理环境加上行政分割管理上所造成的公路断头，信息断线，流通断渠，致使山区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状态。不少人满足于“薯丝饭、木壳火，除了神仙就是我”的不敢“奢求”又不求进取的生活；存在着“养牛耕田，养猪过年，卖蛋买盐，砍树用钱”的小农经济意识；安于现状，居山守山，不敢大胆开发利用山地资源，认为开发利用是“败了山场，愧对祖宗”。苦于生财无道，致富无门。结果，“树在山上烂，人在家里穷”，还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封闭落后观念，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二是重粮轻林单一经营。长期以来，在经营方针上不能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本来应以林业为主的山区，却要以粮为纲

一刀切，为了粮食跨纲要，不惜毁林开荒、造田种粮、大办粮食。其结果是重粮轻林，得不偿失。

三是取之于林过多。人民公社化时，社员山林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此后，林业经营又强调“一大二公”向国有林过渡。国家低价收买集体山林，余下集体部份统归大队管理。有些地方还收归公社实行“三统一”经营，不给社员一点自留山，连社员在自己房前屋后栽竹种树也不行。木材经营归森工一个口统购统销，木材出县放行由省地掌握。利益分配上更不合理，产材县上交木材，由森工实行内部调拨划账结算，产品税收县里也没有份。所收的甲乙种育林基金分配实行三七分成，大头上交，小头归县。集体更是无利可图，直到70年代末期，建材比价中，一立方米木材收购价仅35元，只相当于半吨水泥的价格。长期把林区视为禁区，统得很严，管得亦死。群众积极性受挫，在这种困境下的山里人，怎么能有心思和能力发展林业生产？

致富之路何方 穷怕了的铜鼓人急切地盼望着尽快走出困境。然而，路在何方？

其实，商品经济的大门，永远为勇敢和智慧敞开，富裕之路就在脚下。先行者们正在以辛勤的劳动，开辟出一条条通向富裕之路。一大批农民开发荒山造林、种茶、建果园，有的从几亩发展到几十亩、几百亩。开发利用山地资源脱贫致富，说明山地资源的优势和综合利用的巨大潜力。改革的实践，使铜鼓人得出一个结论：山区的出路就在于综合开发。铜鼓山地是个大头，山上不仅有丰富的木竹资源，而且珍品繁多，春有茶和笋，夏摘桃李梅，秋采药材和水果，冬收香菇和木耳。特定的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条件，决定了以山地开发为主的林业开发是铜鼓长久致富的根本途径。

两个良性循环发展理论的形成

改革，是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又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改革的实践中，铜鼓人进行山区发展战略的探索，他们总结的两个良性循环发展理论，实现了少砍木头也致富的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转移。

历史的回顾，山区发展的三段论 林业实行“三定”（划定自留山，稳定山林权，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以后，随之，南方集体林区木材实行放开政策，取消统配，调整价格，搞活流通，维护林农利益。然而，由于事先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又没有及时提出配套措施，仓促传达贯彻，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都准备不足，加之主管部门应变能力不强。于是，木材放开连同分林到户导致了一场悲剧。出现了“千家万户上山砍树，四面八方进山收购，乱砍滥伐难以制止，林政管理一团混乱”的现象。这场混乱造成1985年超限额采伐放行在劫难逃。

一些冷静的有识之士从世界、中国、江西生态经济逆向演变的历史教训分析中，发现：山区社会经济发展，大体经历过三个规律性的阶段：第一是资源保护封闭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交通闭塞，人口稀少。在闭塞的条件下，森林资源得到保护和发展，生态环境良好，经济相对贫困；第二是资源开发利用阶段。随着人口增加，交通逐渐发展，由于单一依赖廉价的自然资源财富，经济上会出现暂时的繁荣景象；第三是生态失调阶段。在单一的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森林资源逐渐耗尽，森林破坏引起生态失调，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加剧，导致生态经济的同向同步恶性循环。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决定生态经济发展是良性循环还是逆向演变的关键又是在第二阶段。从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的过程，可能是良性循环过程，也可能是逆向演变的过程。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发源地黄河流域上的黄土高原，5000年前还是森林密布，水丰草茂，生态平衡的繁华地方，尔后正是由于盲目开发利用，破坏了森林资源，因而发生了逆向演变，陷入了生态经济的恶性循环。历史上“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尽而穷”的沉痛教训，正是生态经济逆向演变的渐变过程。

现实的思索，短富与长富论得失从历史的反思中联系现实，铜鼓的有识之士感到，铜鼓等林区的经济起飞，正好说明铜鼓已进入山区发展的第二阶段，决定生态经济发展是良性循环还是逆向演变的关键就在眼前。

有人认为铜鼓已经走上致富路。“千家万户上山砍树，四面八方进山收购”，木竹换成了金钱，金钱变成了丰富多彩的生活。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贫困线以下的78元增加到400多元，制止这种超限额采伐，就等于抢走了农民手中大把的“大团结”。

也有人认为这是“靠祖宗发财，给子孙造孽，只求几年富，不怕万代穷”的愚昧行为。1979年以来，全县活立木蓄积量减少九分之一，平均每年以15万立方米的速度下降，水土流失现象日趋严重。如果让这种超限额砍伐的现象继续下去，不用一二十年，对这个山地占土地面积85%的脆弱的生态环境来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在这个决定可能是良性循环发展过程，也可能是逆向演变的过程的十字路口上，铜鼓的决策者们清醒地认识到，乱砍滥伐森林，从领导层的角度说，这是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从社会的表象看，这是一个短富现象。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取得很大的经济收入，但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子孙后代用漫长时间和经济手段所难以补偿的。森林植被破坏了，经济建设所需的木材和林产品可以进口，但失去的良好生态环境却是无法进口的！乱砍滥伐的后果，得到的短期富裕只是暂时的，失去的将是长久富裕。山区经济要长期发展，需要合理开发，永续利用，保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只有青山共林海一色，才能达到生态与经济齐飞。

未来的选择，从单一砍伐中解脱出来历史的回顾，现实的思索，铜鼓人决心走出一条生态经济良性循环的路子。

山区发展从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的过程，要确保实现良性循环的过程，就要努力避免它走黄河流域的老路，立即停止对生

态环境掠夺性的乱砍滥伐。

他们进行了深沉的反思：山区资源开发为什么要“竭泽而渔”？森林覆盖率达72%以上的铜鼓，动植物资源种类达一二千种，为什么只抱着砍“木头”这一条道走到黑？难道非此无它法？

其实，山区真正的优势是生态优势，它改善了山区的气候，保持了水土，涵养了水源，构成了水利、水电、开发立体农业和林副产品加工的综合优势。

在农村人均占有1亩耕地、17亩山林的铜鼓，优势在山，潜力在山，希望亦在山，未来的选择，必须把这里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交织”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经济系统，充分挖掘山山水水的潜力，走出一条综合、协调、长久致富之路。

1986年11月，铜鼓县作出重大决策：把实现生态经济两个良性循环作为全县指导经济工作的理论，向野蛮的掠夺性砍伐告别，变单一原木原竹经营型为综合开发型，变资源高耗低效型为技术致富型。

两个良性循环发展理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努力实施，木材砍伐放行量逐年下降，1985年27.5万立方米，1986年20.6万立方米，1987年10.5万立方米，1988年8.08万立方米，1989年以后每年控制在10万立方米以内；1990年县财政收入达2001万元，比1985年增长4.1倍；从1987年起，每年上交国家财政300万元以上；农村人均纯收入达676元，比1985年增长57.6%；森林覆盖率上升了3.99%。

铜鼓人树立了综合开发山区资源的全新观念：林区要致富，何须多砍树，遍山都是银，处处通富路。

三级动手大办绿色事业

改革开放，使身处山区的铜鼓人更加懂得：人类离不开森林，人间也不能没有绿色。失去了绿色，就失去了人们赖以生存

的环境，就失去了繁荣和富庶。绿色，是生命的标志，春天的象征，富饶的体现……

于是，他们三级动手，大办绿色事业。

人人心田造林植树 不能不重视这样一个因素：尽管人们都爱花爱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想栽花植树。要想在大地上多栽树，首先要在人们的心田里栽好树。

据资料统计，五十年代造林面积44855亩，保存面积约3%；六十年代造林面积49715亩，保存面积7%；七十年代造林面积92660亩，保存面积占84%。而且主要是国营林场造林，集体和个人几乎没有象样的林子。解放以来30多年的造林成效甚微。这其中，有政策、技术等方面的因素所限，但主要的还是人们的思想因素，绿化意识不强。

“山上有的是树，何必花钱用力去种树。”这是一些人的看法。

“抓钱是当年的，栽树是长远的，谁去舍近求远！”这又是一些人的想法。

“多下肥料多打粮，不栽树竹也无妨。”这也是一些人的态度。

自从1979年共和国有了第一个植树节以来，铜鼓县对进一步强化人们的绿化意识引起高度重视，使铜鼓人更加认识了造林绿化，发展林业的重要性。通过1985年超限额采伐悲剧的反思，人们深深懂得，林业是农业和水利的生态屏障，对于保护农牧业稳产高产和水利设施发挥效能具有重要作用。农业是基础，水利是命脉，林业是屏障，这三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人类生存同森林的依附关系，诸如粮食丰歉，生活好歹，居家安危，生命寿夭，气候冷暖，环境优劣无不与森林兴衰紧相连。

人们心田有了树，促使植树造林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四十万亩奋斗目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铜鼓县把植树造林，增加森林资源作为发展山区经济，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

战略目标，制定本世纪内建设四十万亩人工林商品材基地绿色工程计划，列为山区综合开发的重要内容组织实施。

为实施绿色工程计划，于八十年代初进行了总体规划 and 区划。总的要求，实行以营林为基础，造（更新造林）、改（残次林改造）、封（封山育林）、管（管理和保护好现有森林）并举，造多于伐，采育结合，综合利用的林业建设方针，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调整林业内部结构，20年即到2000年，彻底改变铜鼓林区面貌。在经营方针上，西北、东南山地，重点发展以杉、松、阔、竹为主的用材林及管护好东西两河上游的水源涵养林；东河流域高丘地区，在经营好现有经济林、用材林的基础上，适当发展薪炭林和水土保持林，因地制宜发展经济林，如油茶、油桐、乌桕、漆树、棕榈及板栗等果树。同时，对树种比例、森林覆盖率、城镇绿化分别进行了具体规划。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利用土地生产潜力，对全县19万亩疏林地、2.8万亩灌木林地、4.9万亩宜林荒山荒地、0.13万亩火烧迹地和采伐迹地，进行分片规划，分年实施造林。

国营场站一马当先 在实施绿色工程计划的造林大军中，国营场站一马当先，走在前头。

自五十年代末期以来，先后建立了4个国营林场。现有职工2153人，管护着30多万亩山林。数十年来，他们辛勤的汗水浇灌着绿叶，绿色染遍了座座荒山。是铜鼓植树造林大军的骨干，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

1966年采伐迹地造林，标志着国营林场全面开展植树造林的开端。从七十年代开始，逐步从前期的造得多、管得差、活得少、成材率低的形式造林转向依靠科学讲究实效造林，先后创造了小片皆伐造林，采伐迹地更新造林、高山树种造林和多树种混交栽植造林等成功经验，为全县造林做出了示范。五十年代以来，国营林场（含林业购销站）累计造林保存面积达8.6万亩，占全县造林面积的24.6%。

乡村集体后来居上 集体造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集体基地造林。1978年以前，乡村集体造林，国家给予了扶助，但零星分散，管理不便。造成一些林子只见杂草不见树，劳民伤财。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改分散造林为集中连片造林。1978年，在丰田、石桥交界的丰田坳山场，两乡连片造林6000亩，营造树种，以杉松为主，间以少量阔叶树。1986年检测，平均高度2.5米以上，径粗6公分以上。迄今，基地中幼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

二是国乡联营造林。国营与乡村联合经营造林，双方签订合同，乡村提供山场，国营林场专业队伍承包造、育、成材。造林经费由国家按标准补助，至砍伐期双方利润分成。这样，既解决了国营山地面积少，工人多，有力无处使的矛盾，又缓解了乡村集体山地多，劳力少，经营难的问题，是解决双方需求矛盾的好办法。通过这种形式，加快了对高桥、港口、幽居等边远林区的开发和利用，为发展边远山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0年以来，特别是1986年以后，铜鼓造林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集体造林是主力军。至1990年累计造林保存面积达23.2万亩，占全县造林保存面积的66.3%。

个体造林锦上添花 林业“三定”以后，极大地调动了群众造林积极性。他们深感山林责任制落实后，权利之光荣，责任之重大，利益之直接。植树造林，责无旁贷。1983年以来，全县林业专业户、重点户和他们之间的联合体植树造林，势如雨后春笋。据统计，全县有14个乡、44个村，135个村民组签订造林承包合同，至1990年专业户、重点户或联合体造林面积为3.2万亩。个体造林为染绿山地描绘了新的画面。

与此同时，四旁植树，城镇绿化、庭院美化的活动已为铜鼓人的自觉行动，栽花种草、造林植树蔚然成风。县城于八十年代先后建成的青少年游园、乡土树种园及西湖公园，树木繁茂，花草争艳。大办绿色事业，使铜鼓山区更添神韵。

作山犹如作田种土 铜鼓人对山、对林，观念更新了，感情

更深了。人们精耕细作，犹如作田种土。

铜鼓竹林资源丰富，毛竹面积28.9万亩，占全县有林面积17%，立竹蓄积量4146万株。林分蓄积3838万株，占92.57%。过去，丰富的毛竹资源未能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资源大部份在深山老林自生自灭。1984年以来，铜鼓人对竹业开发有了新的认识：毛竹生产周期短、见效快。新竹一年即可长笋，三年成材，是山区致富的短平快项目。要加快山区经济发展步伐，必须在毛竹开发上做文章，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他们重视笋竹两用林的建设和高标准天然竹林改造。同时，推行“封、育、采”相结合的办法，对现有竹林实行集约经营，提高立竹度及鲜笋产量。竹林区的林农们，开山砍杂，整地、施肥，如同农作物侍弄，得到大自然丰厚的回报。十几年来，毛竹面积比1978年扩大10.9万亩，增长60.6%。蓄积量增加601.2万支，增长16.9%，新建笋竹两用林基地1.6万亩，高标准天然林改造2.1万亩。据抽点测算，笋竹两用林亩产新笋由过去的100公斤上升到300公斤，亩立竹数由原来的70支，增加到250支。

综合利用毛竹资源，已成为铜鼓山区经济的支柱产业。现在，毛竹除主要生产笋类食品、竹方便筷、竹胶板、竹串席等龙头产品外，还利用剩余物生产竹地板、打纱片、牙签、香棒以及棒针、鸟笼、鱼篮、通风枕头等竹制日用品和工艺品，毛竹综合利用率达85%以上。开发竹类产品50多种，大部份属出口创汇产品。1991年竹类产品产值9526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22.5%。其中，加工产值6955万元，占全县工业产值30.4%。年创利税631万元，占工业利税总额28.7%。出口笋竹产品总额1740万元，占全县外贸供货总额78.3%。

四道护林防线保护11万公顷森林

管理和防护是确保森林安全和资源增长的关键。40年来，铜鼓县不断完善管护措施，建设四道防线，确保绿色永存。